

文韵周刊 / 钱塘江

名家

■ 舒国治

旅行的定义看似与家门口不相干，这实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。150公里的路程很美好，20公里的路程也同样美好。

试想，你从家门口下楼，去外面晃荡，也可能体验到旅行的乐趣。譬如，巷子口有一家馄饨店，你不一定吃那碗馄饨，但经过时闻到香味、看到烟气，很高兴。这样，一段旅程就从家门口开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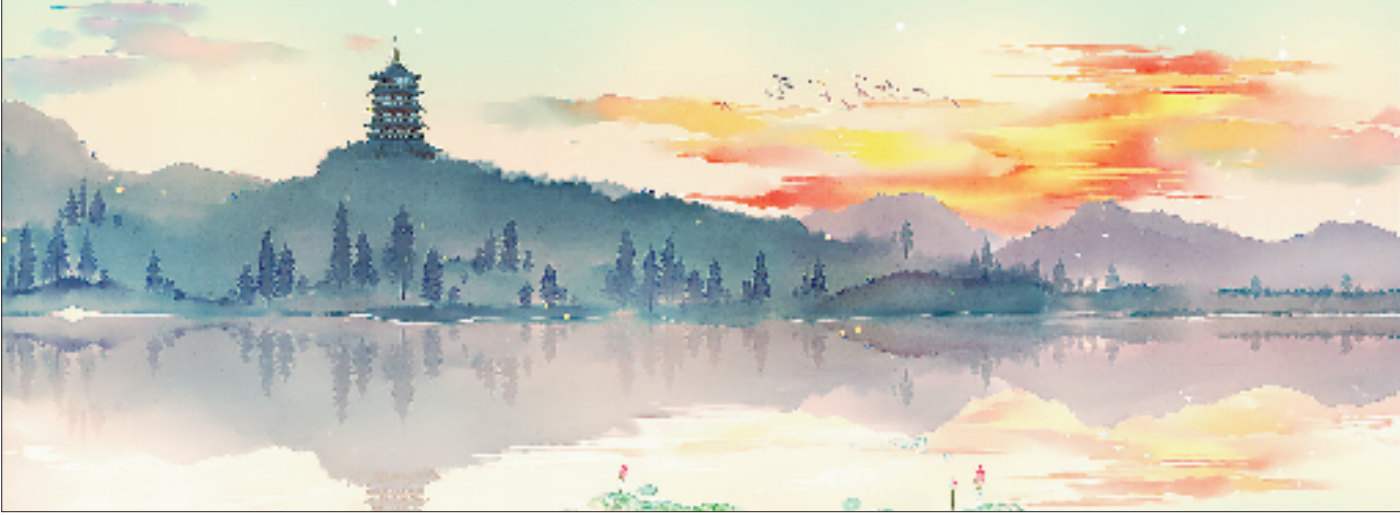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我下飞机，到杭州城里，放下行李已经快晚上8点了。我在一条街上看到有几家店铺正在营业。我进了一家店，他说对不起，休息了。我又到了附近一家面馆，它叫做“拌川王”，从未听闻，就简单吃了。点了一盘尖椒肉丝豆干拌川，结果端上来还蛮好吃的：干拌的菜肴有较少的辣度，有尖椒、笋、肉丝、豆干和非黄，搭配得很好，酱油色稍多一些。我仅花费20多块钱，觉得比其他菜肴都好。

今天早上乘坐公交车，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上车，这条线路可以到武林门，到涌金门。我没有走很远，在庆春路的某个地方下车，停下来喝了一瓶德国啤酒，30元。我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台北，告诉我的妻子：“早上在公交车上太渴了，就喝了一瓶啤酒。”

每个人每天的旅程，总会有几个片段让他感到非常舒服和轻松。他需要把这些时刻找机会放大。

我十多岁进入大学，学习了电影。我认为文艺很美好，文艺的训练让我想要表达得更多，倾向于写一些有趣的故事。原本我打算写小说，但是写小说需要专注与不断的构思，而我每天都在“玩”。最后，我通过写散文，讲述路上的风景，聊到对人生远处的遐想，让自己成为现在的模样。

艺境



积道晴峦

■ 潘江涛

“积道晴峦”是一道硬菜。不加以说明，恐怕谁亦猜不到，它是一尾鱼：澄浦火腿翘嘴鱼。

中餐之菜名，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既有历史典故、地域特色，也有吉祥如意和文学色彩。比如东坡肉、佛跳墙、四喜丸子、荷塘小炒等等。

积道晴峦中的“积道”，是积道山的简称。积道山在金义新区的东南面，是一座孤山，虽说海拔不高，却因为平地凸起，就像齐鲁大地上的泰山，多了几分巍峨与神秘。《金华府志》记载：积道山“连屏拥翠，石磴萦纤，绝顶坦平如掌”。

“晴峦”是个词语，通常形容阳光照耀下清晰秀美的山色，比如晴峦叠翠、晴峦耸秀等。

“积道晴峦”之美，不在“晴”，亦不在“峦”，而在看山人眼中那光影交错的一瞬：睁眼醒来，山脚下蜿蜒流淌的八仙溪有一抹清绿，继而是山腰处浮起几缕乳白的雾霭，山脊却被朝阳镀上了一层暗红的色彩。

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水生脊椎动物，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之基因。当一只硕大的椭圆形瓷盘横陈着一尾刚从八仙溪中捕得的翘嘴鱼，鱼身已被划开几道口子，每道口子间都镶嵌着一片鲜香的薄火腿……闭上眼睛想想，这画面不正是“积道晴峦”吗？

曾经有人评价一条鱼是否鲜美，就如同观看一幅书法，你通过那些疾徐轻重线条和笔锋，还原出当初毛笔在纸上运行时的力度，那是羊毫与宣纸的缱绻，那是宣纸与羊毫的缠绵。

陈晓卿说，我们想用食物给大家描绘一个美味的故乡。沈宏非也说，讲美食，讲的其实就是人、食物与土地之间的关系。

每天都在旅行

旅行时我喜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。比如，有人会问我怎么选择餐馆，我告诉他，走在路上看到哪家店觉着可以，我就走进去。我建议你找一个不需要看攻略的地方，因为攻略分很多层次，有的人一定要吃最高端的，但实际上中高端和低端的饭店也有很多美味。所以你不必依赖攻略，只需要自己去看。

乘车旅行时，许多小站都让人想下去观看，但你不必每个都去，你应该挑选一两个不那么热闹的地方。在日本，有一些小镇，你可以去看它的荒芜——30年前还有6000人，现在只剩600人，那就算是“鬼城化”了。但有时候你会在那里看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东西。比如那么少的人，却有一两家小店，卖着很简单的定食、快餐，他不需要门店，却做得很好，有点像你邻居在家里给小孩做的食物。

风景是自己找到的。如果去云南大理，可以去大理旁边偏僻的小镇，比如鹤庆古县，去几个山谷里的小镇转一转，风景很好。

在那些地方，你会发现许多可爱或者有才华的人。有时候感觉身体抱恙，可能会碰到有人跟你说：“我帮你敲一敲。”大概10分钟后你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的报道就不去，未免可惜。

我并不奉行独行文化，会和能玩在一起的人旅行，比如我太太。我希望找6个人或者8个人一起去同一个地方，白天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玩耍，某个晚上又可以一起吃饭聊天。虽然很多人一起旅行会比较累，但是我也喜欢锻炼自己。有的餐厅，他们的设计是为一个人服务。8个人吃饭，每个人吃自己的，分食，这与汉朝有些相似——汉武帝坐在上面，下面每人都有一张桌子。有的还有转盘，是从满清流传下来的，有了转盘真

的很方便，转到你面前就可以夹菜。旅行如此，生活中很多事情亦是如此。

许多事情，我们也是人云亦云。它们并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停留太久，只是到我们的喉咙里喊一下，或者在我们的皮肤上吹一下。我不必学谁讲话、走路，不必因为谁成就高，就模仿谁的人生。他读了博士，当了老板，成就很高，但我不必因此就穿他穿的名牌，或者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也像一个人物。有人靠穿衣服打造，你靠别的打造也差不多。实际上不需要打造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差不多就会越来越成熟。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漫长，但人家并不知道你背后经历了什么。假如我是18岁就写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别人要说你是天才，但我38岁写成这样也可以。我不是晚了20年，只是这20年我有其他事情要做。

所以，人一定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活着，这才会很舒服、很自在、很平和，不要故作门槛，也不要让自己往脸上贴金。稍作想象，如果前面没有设计得如此密集，人生的高峰应该在40多岁，然后逐渐进入中老年，慢慢地活到八九十岁。但是也看到，有些摇滚歌手二十八岁就要离开乐坛，他已经发展到那个程度，觉得差不多可以离开了。有些人则是五六十岁退休，这是最折腾人的时期，所以他三四十岁要做最勇猛的事情，或者在感情上做出强烈的反弹。有些人逐渐发展，直到90岁左右才退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岁数并不重要，作品也是如此，关键在于你最终能达到何种程度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经常睡很久的觉，睡了6个钟头，以为只过了15分钟。有时候在火车上，看着窗外的景色很好，会很放松，你的睡眠质量也会很好。如果醒来发现所有东西都被偷了，这不

好，但也不能一直守着它让自己无法入睡，这也划不来。人生就是如此。

年轻人的时间飞逝，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摸索新的每一天。看书第一眼觉得没有什么，看到十几页觉得有意思，后来又看了40多页才放下来。你会发现这个小时很愉快，很珍贵。

看风景、听歌、观影、读书，都是非常讲缘分的。与人交往也同样，我与有些人30年前还能做朋友，30年后却不能过于深交。当然也有50多年60多年的朋友，我们生下来就认识，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很不错，这很珍贵。小时候隔了几年搬家，不一定知道他去干什么了。过了很多年再又看到他，就会想我的同学怎么可以这么有道德、简单、朴素，我怎么会和这样好的人做邻居？

中国人很早进入了农耕社会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深耕细作，相较于逐浪而行的海洋文明、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。自由自在的天涯旅人并非主流。农耕社会，春耕秋收，粮食堆在谷仓里，作为应对危机的保障，不仅如此，有些时令蔬菜也需要尽快腌制成酸白菜，来延长它的保质期。谷仓满、腌菜足，会给人一种稳定感。

我后来考虑，对确定性的过度执着，并非真正的自在。真正的自在，是按照本能，让生命自然舒展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看到一种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家人完成了许多工作，即使完成得非常出色，也不能完全抛弃焦虑。通常，只有家人和老板对他都没有要求时，他才比较不焦虑，但不被这样要求的人实在少之又少。

从旅行到生活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修为。你每天所做的事情，都在累积智慧，都是一种旅行。我们不要人云亦云，要用自己习惯的方法，走多远就多远。

西湖晚霞

■ 竺泉

夏日的西湖
晚霞陶醉旅客无数
遥远的天边
光的火红 云的飞渡
走来美轮美奂的境遇
晚霞中的西湖
水的涟漪 波的曼舞
演绎魂牵梦萦的诗剧
西湖晚霞的美
是天边五彩缤纷的妆梳
是湖面风情万种的音符
还有
你忙碌中
内心不曾泯息的情愫

■ 钱红莉

酷暑并非一无是处。天上的云彩渐渐好看起来了。

午后，匆匆出门。抬首间，一公顷那么大的白云徐徐眼前。天那么蓝，一朵白得无暇的云，神秘般现身屋顶，看得人惊心。四周无风，闲寂无人，天地间，只我一人默默赶路，有置身广袤宇宙的寂静感。

有一年，在云南墨江县，去访一个古老的村子，朴素的当地人蒸煮一锅紫米饭招待我们。我用芭蕉叶托着一团紫米饭，坐在坡上慢慢吃——身前身后，一朵朵白云游弋。它们离我太近了，似伸手可捉。天那么蓝，是钴蓝，蓝得泛青，令人灵魂出窍的蓝。我将一团紫饭包在嘴巴里，静静咀嚼，忽然想哭。

至今忆及，如在昨日。夜云更美，大风吹着它们，白帆一样急急移动，齐齐往西北方向去了，一朵连一朵，浩瀚无边……云隙间偶尔闪出几粒星子，遥遥的，不知是几万光年的星辰，那一点点微亮如闪躲，映衬着近在咫尺的云更白了。众云一起被风吹着吹着，仿佛一个人不胜酒力，渐渐的，浑身单薄，一点点被风扯散，雾障一样朦胧。正是这一点点的薄意，无声托着一枚黄月亮，宋画一样的绢帛质地，整个夜空弥漫着一份陈年的古气。

我坐在小区长椅上，静静看着这些云，在天上羔羊一样洁来洁往，如读一首长诗，被深深打动者，未了，也将自己的一颗心悄悄放进去了。

前阵，有两位女性艺术家对谈。一位是画家，年轻时叛逆逆光头，中年以后回归传统。某日访寺，被一尊佛像打动，此后，她创作方向始终围绕这一母题展开，无论绘画，抑或雕塑，皆是无所不在的佛性。

当对谈者问画家：“什么是心？”画家思考几秒，微笑作答：“心是众生。”

目前的我尚不能很好地理解她的这个答案。

我认为的“心”，是一团血肉，热的，始终跳动着的，它可以感知万物并共情万物。比如每一个夏日清晨，我在荒坡上蹲下，仔细掂量一朵蘑菇悄悄挣破孢子的过程，或者看着一株矮脚牵牛静静将一朵浅粉花束吹开，风来，绢质的一朵小喇叭微微颤动着，正是那一刻，最是牵引你的心。

比如此刻的窗外，阳光炽烈，大风摇晃着高大乔木的枝枝叶叶。你仔细感受，它们是有着一种内在节律的，像古诗的韵。万物在虚无的时空中，皆呈现着它们该有的律动，时时将你敏锐

健旺与健忘

■ 朱国良

前段时间，我做了个小小手术，在病床上自撰了几句话：多跑公园，少跑医院，多喝茶水，少喝苦水，这显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因为有了切肤之痛，我更感到：病房与书房有着何等的天壤之别；麻醉室与麻将室的感觉岂能同日而语。在生病时，才真实感觉：不是生活有意思，而是热爱生活有意思，有个好身体，家人都安康，活得更有意思。在我这把年纪，健旺是多么金贵可珍贵啊。但做到一点健忘，也可能对身体健旺有些许好处呢！

人老去，岁迟暮，几十年前的事记得一清二楚，几分钟前的事忘得一千二净。记忆差，这是生理现象的蜕变，忘得快，这是生命衰老的特写。但无论如何，真正的爱是不能遗忘的，不然那是忘恩负义。真正的历史是不能淡忘的，因为那是爱憎分明。但有的记忆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记忆好也会给人带来烦恼和伤害。对于一些事务上的不快，生活中的烦恼，对于一点人事的纠葛，交往的误会，我看还是记忆力差一点好，老是记着，挤压着宝贵的珍藏之地，显然对身心健康大不益。

走过人生风雨路，参悟多年有心得，我看有九个字汇成一法，可以试着用用看，那就是：看得惯，想得开，忘得快。这其中的忘得快，就是对人际间的种种不快，不牵肠挂肚也！当然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也决定生活质量，有的事“你不是我，怎知我痛”，没有感同身受，只有冷暖自知，要想忘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但尽可能健忘一点，抛弃那些烦人的纠结，善待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善于生活，这对人生多追求快乐而言，对身体健旺肯定是有些好处的。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春秋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一个过程，一次旅程，感的心触动。只是，许多时候，我们不能用语言精准地将其呈现出来，但那种无所不在的美，一直印刻于你的心间，随时去呼应万物。

我妈将吃剩下的米饭撒在北阳台窗台，白头翁、珠颈斑鸠等大着胆子来啄食，后者一啄一啄一边咕咕呜呜叫，是招呼同伴前来饕餐吧。我们屏息静气看着这些小精灵们，只隔了一层窗纱……两个不同物种，彼此静静望向对方，有生的欣慰。它们吃饱了，飞走了，不必言谢。翌日，再来。

黄昏，我喜欢仰头呆看小燕子在小区11楼的高度翩跹起舞。实则，翩跹是城市人文纠缠的说法。吾乡叫“燕子串花”，更加传神。一看，看很久，我可以深切感受到燕子们的快乐逍遥。抑或去荒坡眺望晚霞，当彩云满天，铺垫着不同层次渐变色，橘红、玫瑰红、青红、苍灰……将整个天色渲染得璀璨万端——宇宙将它的壮阔浩瀚瞬间捧给你，顿时，你一颗小小的心将这一切盛大丰厚都装下了。隐身沟渠的蛙类忽地“呱”一声，夜色降临，如在童年。

记忆永恒，不会随着我们肉身的衰老而逝去。小暑前后的夜，乡下孩子们扎好一个个稻草把，浸满柴油，举着点燃的火把，去稻田照黄鳝。鳝鱼夜来自田埂洞中爬出，将身体横陈于稻田中，摊星星，饮夜露，一动不动。孩子们举着火把在稻禾间寻找，发现一条黄鳝，悄悄近身，中指一勾，以巧劲逮起，放入特制蔑篓中。勤快孩子一夜间，可照回三四斤黄鳝。翌日清晨，大人喜滋滋拎着去镇上卖掉。

城里的夜，无黄鳝可照。吃过夜饭，散步归来，洗洗干干净净，读点书。也是一日中最为感恩时刻——台灯拧开，打开书页，顷刻卸下一座山那么多的疲惫。

最近读的是谷崎润一郎中国游记。当年的他来中国，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了。去了许多地方，到南京，雇一位中国向导，游秦淮河，吃中餐，找歌女；去庐山，雇一座轿子，也不怎么走路。东林寺、西林寺之间夹着一座香炉峰……两千年前，李白去过。再往后，苏轼去过。到了民国，谷崎润一郎又来。前几年，我去九江，汽车就近穿行于山脚，远远望过几眼庐山群峰。去陶潜故乡柴桑吃过一顿午餐，门前正是南峰，也是他诗中的“南山”。百年千年万年往矣，庐山依旧在，星辰一样恒常。

人一生，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太多。时间是一条漫长的河流，我们有幸同行一路。认真活过，也是蛮幸运的事情。

健旺与健忘

而且是不能回头的单程。没有不朽的生命，也没有不老的青春，一旦等到锣鼓歇，戏文再好也要散场。多少男儿英雄汉，也都朝南晒太阳。我们最终也是时间的过客，岁月的顾客。说得雅一点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说得俗一点，时间真如猪八戒吃人参果，还没品出味道，便落进了肚子里。

苦短人生，苦难奔波，告诉我们凡事不要计较，不去比较，活得都不容易，宽容一点人不累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“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”“生活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”。

我喜欢劝人悟道、启人心智的这些歌声。这些歌声堪入胸怀，可作慰藉。我们将人际关系的往事嵌入人生的大背景下观照，有误会，有不解，有齟齬，有矛盾，有蜂蜜的甜意，也有黄莲的苦涩；有香茶的滋味，也有咖啡的品味，再浓再烈的情与爱都在灰色图案中显出了脆弱凄迷的本质，不少情谊更会在利益面前，一夜间被冲得七零八落，土崩瓦解。这时，唯有“往事不要再提”才能静静闭合创口，只有健忘才能使我们得以轻装轻松，开朗开明，匆匆赶路要紧！

健忘其实是一门高超的学问，也是一宗可以操作的哲学，是一个处世待人的技巧，更是一种生活的修养。显然，爱不能淡忘，情不可忘却，恩不能漏忘，义不能健忘。对于无伤大雅，一些碎事小事善于遗忘的人，往往因其豁达，因为通透，可以更多地获得快乐，更多地追寻幸福。

东郭黄药师说，人有烦恼皆因记性太好。速速忘却前尘琐事，不失为慰藉人生创痛的方法。记性极好，那真是心累人也累！只有“健忘”才会有好心境，心胸开阔，境界高远，便会洒脱一些过得好，肯定有益身心，有利健旺。